

月光城·文学

安庆晚报

Y

月光城 小小说

原乡

张建春

子悦回乡，车停在村口。

村口一棵粗壮的柿树，姗姗地挂满彤红的柿子，树上鸟多，都伸出尖尖的喙，狠狠地向透亮的红柿子啄去。

子悦抬头，嘴角发甜，一滴从树上落下的柿汁，和他的唇齿撞了个满怀。鸟的口水呀，子悦心中暗笑。

村口还有棵杏树，也老，和柿树若村里“哼哈”二将，把持着村头。柿有多老，杏就有多老，柿杏构成了村子兴（杏）事（柿）的场景。

村子也因两棵树命名，杏柿村。

子悦车中还捎回了一个人，他的女友燕子。

燕子在城里长大，杏柿村是她的天边。

燕子对着柿子树惊呼：哇，好美，一树的花。子悦纠正：是柿子呢，熟透了的柿子。燕子固执，说：是花，一盏盏花。燕子捶了下子悦，竟有柿子落下，是鸟蹬下的。

落下的柿子完好，燕子小心捧起，轻轻撕开薄薄的柿皮，深深地吸了一口，一股沁人心脾的甜，直奔肺腑。燕子惊呼：太甜了，太甜了。

子悦爱怜地看着燕子，说：慢点，慢点哦，多着呢，鸟抢不过你。

鸟啼阵阵，燕子突然笑开了，说，那年老师考我们，问：路边一棵树，树上结满了红红艳艳的果子，孩子在树边跑来跑

去，为啥没人摘？燕子停了下，像是在问子悦。子悦不吭声，燕子得意地说：就我答对了，我说：果子是苦的。

子悦大笑：聪明呀！燕子不乐意了，说，聪明个锤子，我说的不对。燕子指着一树柿子，它们红红的，甜甜的站在路边，可不就没人摘吗。子悦不让燕子的话落地，说，不是没有孩子在边上走来走去吗？燕子无语了。

燕子还想吃柿子，子悦制止，说，别馋嘴了，吃多了柿结石，肚子会疼的。

子悦说小时候吃青柿子的事，涩得嘴没地方送，燕子不信，说：好甜呢。子悦耐心说柿子由涩变甜的过程，燕子一个劲点头。

村子由路分为两片，杏一片，柿一片，打结处是一口方塘。秋天，方塘浅处的芦苇开花，深处一蓬灯芯草还葳蕤着，绿得抢眼。

子悦和燕子是商量许久，离开城市回杏柿村的。

城市喧嚣，子悦把归意和燕子说了，燕子想也没想，说：好向往。

似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丢下城里的房子和手头的事，开着车回了。

杏柿村有子悦的房子，和美村庄建设，老房子改造，父母留下的房子，改造得别墅样临水而卧，如在画境中。

燕子第一次来，惊奇地张大

了嘴，说：多好的房子，还月供在市里买房子，神经了！

子悦异样地望了燕子一眼。

望叔闻讯来看子悦和燕子，还随手捎来了一筐萝卜、白菜和两条活蹦乱跳的鲫鱼。

菜是望叔种的，鱼是门前方塘里的，望叔钓上来的。望叔快七十的人了，健健康康的，兴菜、钓鱼，乐呵得很。

见到子悦和燕子，望叔高兴得一直咧嘴笑，杏柿村人少，少得在村里转上一天，碰不上个人影。

子悦和望叔说，在家要过上些日子。望叔乐了，说：不走才好呢，人少了，野物大白天乱跑。望叔说的野物是黄猫（黄鼠狼），村里人不惹它们，说它们是黄大仙，有灵气。

燕子竖着耳朵听子悦和望叔对话，目光却飘向了屋外，屋外景色美，塘边的柳叶还青，叫不上名字的水禽贴着水面飞，逗得鱼儿乱泛花。

子悦和燕子都在一家公司上班，拼死拼活干，存点钱交了房子、车子首付，之后又是房贷，又是车贷，一月下来吃饭钱都紧巴巴的。让人痛苦的是房子价格猛降，过去协议还得履行，真是“京城米贵白居不易”，可哪来的白居呀？

子悦和燕子说到了杏柿村，燕子犹豫了几天，还是说：月亮跟着太阳走。

子悦和燕子就回了杏柿村，至于下一步如何，也没什么规划。

望叔帮着子悦、燕子收拾家，把挂在墙上的子悦父母的像片拿了下来，灰尘擦去，子悦父母的眼睛陡地亮了。

晚上子悦、燕子和望叔喝了几杯酒，村庄好静，月色在室内外攀援，似乎能听到藤蔓在地面一弓一爬扎根的声音。

月亮大好，燕子拉着子悦的手出去走走。

村子里大多数家的门紧紧关着，人走家空，但路灯亮着，太阳能灯，造型很好看，柔和地吐出光亮。子悦和燕子说村子里的趣事，燕子咯咯笑。

又到村口，燕子靠在柿子树上，子悦紧靠杏子树，月光浇湿了他们。

燕子说：一树的柿子，好甜，没人摘，不是苦果哩。

子悦说：一树好花，春天没有院墙呢。

几只野物在村口的路上，不慌不忙地走过，有狗獾、兔子、黄猫，还有夜鸟，村口的路灯加上月光，和白天差不多。

燕子偎进了子悦的怀里，杏柿村随之依偎进了寂静的田野。

S

月光城 散文

深夜街边的歌者

简平

已凌晨1点半了，我刚写完一篇文章，然后打开手机瞄一眼，就这样，非常偶然地刷到一位正在深夜的街边直播的歌者。那是在山西太原，正下着瓢泼大雨，那位歌者撑起了一把大伞，间或有车子开过，刺眼的车灯将雨水的坠落映得惊心动魄。但是，歌者全然不顾，他正唱着《天际》：“在无尽的夜空看星星，猜一猜哪一个是你……”他唱得如此专注，如此真挚，让我就此停止了手指的滑动，而之前的疲惫感在这一刻被融化了。

以我那么多年文艺记者和影视剧制片人的经验，我知道，这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成熟的歌者，他的嗓音有着很强的辨识度，每首歌都有自己的诠释，这是十分难得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走许多人通常喜欢的挤进圈子或舒适地在屋里直播的路数，而是选择了在深夜的街边孤独地演唱。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般执着和投入，不知疲倦地一年四季，在每天夜晚11点准时开播，

而且连续两三个小时，一直唱到夜入四更。有一次，他冻得感冒了，声音嘶哑，可只休息了一天，结果，喉咙红肿加剧，只能再次停播，但依然是只休了一天。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人，以纯粹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他热爱歌唱，且是站在坚实大地上的歌唱，歌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连接的形式。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热闹而又喧嚣的日子，眼花缭乱的选秀让那些怀揣歌星梦的人一夜成名，但我们也见证了在种种的不堪介入后，他们很快地如烟花般消逝散尽。因此，不做短梦，执守热爱的人才才是智者，他们才会长久地歌唱，长久地拥有理想和信念，不会失去方向，失去自我，更不会失去原本意义上的生活。所以，这位深夜街边的歌者，面对无人的现场，不受任何干扰地倾心演唱，反倒格外打动人心，收获了许多许多的听众。每个深夜，在孤寂的街边，当他用歌声独自陪伴听众的时

候，其实有数千四面八方的人也在陪伴着他，即使远隔万水千山。

都说如今纯净的人越来越少了，事实上，我觉得纯净不是天然造就的，其珍贵正是源于生活的锤炼，在各种诱惑、挫折，乃至磨难中，最终选择了对心灵世界的自我珍爱，不因困境而退缩，不因挫败而弃守，既不投机取巧，也不随波逐流，遵循内心的准则，崇尚做一个品质高贵的人。这位歌者并不容易，十八岁学艺，然后从东北出发，四处漂泊，他当然也有梦想，他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一直歌唱，而不是只图瞬间的高光，随后背着接踵而至的负担而迅速沉没，短暂而匆促，这不是他所要的。好在现在有了新的传播手段，让他得以停下奔波的脚步，安下心来，更加倾注地歌唱了。其实，即便使用直播的方式，每次他都疲累得像被挨揍了一顿而生出疼痛。我确信，他的歌声之所以沧桑而通透，充满温暖，

哀而不伤，治愈人心，恰恰来自于生活的历练和心灵的建设，来自于对普通人生活与情感真切的感同身受。在他可以心无旁骛、自由在地实现“音乐不停，热爱不止”的梦想时，自然也就纯净如水了。

我不想称他为歌星或者歌手，他是一个歌者。歌者与歌星、歌手是不一样的，歌者不为名利、算法所裹挟，他就是纯粹地用走心的歌唱来感知，来表达，来对话，正如他在介绍自己时所写的那样：“欢迎来到我的旋律里，找找你自己的影子。”这样的歌唱是有审美价值的，是有独特魅力的；这样的歌者是值得尊重的，是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的。到2025年12月20日，他已经在深夜的街边歌唱了整整两年，风雨无阻，寒暑不避，我要向他对理想的坚守、对纯粹的追求表示敬意。这位歌者名叫王十一，我相信在成千上万的网络歌唱主播里，有缘人都能凭借自己的直觉找到他。